

“关于小孩的名字，我叫助甫弟提的，不知你认为适当，‘吴念琪’……”

这封六十年前为我取名的信寄予父亲，落款“你的妈妈周惠珍。”其实是范琪的妈妈；信里“助甫弟”是范琪叔叔范助甫。因我随母亲姓，遂成“袁念琪”。

范琪和父亲相识永安公司，皆为练习生；他在糖果部，父亲在化妆品部；共同志向成了好友。他们常躲厕所、货仓，学马列和进步书籍，读解放区报纸。还办秘密刊物《小草》，把创作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漫画，抄簿子上传阅。后又增加我根据地《战斗报》《浙东日报》和《苏北日报》要文摘要，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片段；还有新四军战斗故事、根

### 常回家看看

孙博

“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；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；陪同爱人，常回家看看……”每当耳边回响起《常回家看看》的动人旋律，就会想起自己30多年前的糗事。

那时，我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，整天瞎忙。有一天中午，60多岁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寝室门前，我感到万分惊讶。问他缘由，他搪塞说路过这儿，进来看看。那时没有地铁，交通十分不便，他要倒好几辆公交车，穿过半个上海城，才能到达我所在的大学。那时也没有手机，联络困难，如果父亲大老远来了没碰上我，岂不是白跑一趟？

见他一味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，似乎确认我没有缺胳膊断腿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已经有四个多月没回家了，感到尴尬而又惭愧……从此以后，我工作再忙，也坚持每个月回家一次。

没过几年，我移居加拿大。如今，漂洋过海已过28个年头，两地隔了个太平洋，“常回家看看”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每年都会回国一两次，看望他老人家，好在有哥哥姐姐照料，但内心还是感到很愧疚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都会尽力赶回家看看，记得有一年去北京开会，为了看望父亲，我搭周六最早的班机到上海，当天坐最晚的班机回京……

近半年来，我对“常回家看看”，有了另一种“切肤之痛”的认识。大儿子一年前大学毕业，就搬到了市中心居住，离公司近在咫尺，但离开我们住处有30多公里。屈指算来，他平均一个多月回家一次，通常不过夜。内子对他早有不满，好在都被我耐心说服了。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理解，作为父母应该尽可能谅解孩子，他们在职场上的拼搏并不容易。再说，我们两口子身体都健康，也没到非要孩子照顾的时候。

儿子的工作确实很忙，平时都是根据项目走，在外时间多，这也成了他很少回家的正当理由，说来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最近，儿子已经超过两个月没回家，母子连心，内子常常坐立不安的，十分担心儿子的身体。恰好遇到他的生日，我们借口叫他回家一起吃顿饭，但提前两周跟他预约，都未能如愿。内子只好在电话里命令他，过生日前一天必须回家。

儿子识相地回家那天，内子从上到下打量着他，连连说他瘦了，如同当年父亲到学校打量我一样。晚餐后，内子终于忍不住向他摊牌——对他回家次数太少强烈不满！我与他详细解释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道理后，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的陈年糗事，他听后马上答应一个月至少回家一次。我也婉转地告诉他，有时真的太忙也不必拘于形式，只要让我们少一分牵挂即可，他会意地笑了笑。

三周后的一个晚上，内子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原来是身在纽约的儿子破天荒地要求视频通话。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只是告诉我们，下周要回家住一晚，通话总共五分钟。这个漆黑的夜晚，突然变得明亮起来，我们两口子兴奋得难以入眠。

据地见闻等。

范琪生于1926年2月20日，7岁丧父，由母亲养大。为家中唯一孩子，也是范家三房合一子。下班后，他去俄语夜校学习。那里的教师、同学送他苏联领事馆电影

## 我名字里的“琪”

袁念琪

年，22岁的范琪牺牲。上海解放后，父亲认范妈妈为母亲；我称她“好婆”。

范琪衣冠冢在永安公墓，父亲一直想寻得遗体。1975年10月12日，我跟父亲到了当年战场河南睢县。

1948年6月，我军发起睢（县）杞（县）战役，活捉区寿年、消灭其兵团75师和新21旅，并把72师围于铁佛寺。蒋介石令邱清泉、胡璉和黄伯韬兵团救援，与空军司令周至柔飞战地上空督战。

黄兵团进至与铁佛寺一村之隔帝邱店，7团楔入敌增援与被围部队间的柴砦。如柴砦失守，72师将突围。范琪所在3营坚守柴砦西北王老集东30米一小土包，敌在飞机、坦克和重炮掩护下猛攻。

战前为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的范琪，因坚决要下连而被任命为9连指导员。这个新兵连打得只剩40多人，干部只有他、文教李文龙和副排长张生友。

父亲和我租了县委招待所自行车，向柴砦骑去。见村就问：“有没有埋过打仗牺牲的？埋时有没有棺材？”

那时，牺牲的干部有

棺，战士裹布；有的村埋过但无棺。我们来到第9个村子，一问是埋过棺材，有两口！

叫窦锐生的中年人说：“那时我十三岁，仗打完跟大人回家。看到大坟堆旁的棺材插着木牌，写夏白烈士之墓。”

他记得是夏天的“夏”，白色的“白”。问他另一棺的木牌是否写“范琪”？夏白和范琪同在7团，夏是1营教导员。父亲写下“范琪”两字递去。他说，好像有个“范”字。

这里是董店公社陈楼大队田堂一队，位于柴砦南2.3里。队长窦振友说，夏白的油松棺材是刘传高他爷的，范琪那桐木棺材是刘金早他爷的。夏白葬村东角，现是一片棉田。范琪葬村南，老乡指着田边的小土堆说，就在那里。

1948年7月6日下午，小土包东北1营所守房屋被攻陷，危及柴砦。上级令9连派一个班夺回。范琪令李文龙留守阵地，自己率战士冲向屋子，不幸腹部中弹……

范琪的遗体放在大车上，李文龙大哭：“人像活着一样，就是脸色苍白，也未见大量血迹。”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写道：“他不应牺牲，这任务完全可以由我担任。”

当年的屋子和小树林已无踪影，范琪倒下的地方成了打谷场。太阳慢慢沉入平原的地平线，矮土墙围起的村落，升起晚霞染红的炊烟，似绸带轻舞。

1975年冬，范琪遗骨迁入河南省睢杞战役烈士陵园。

## 最后的心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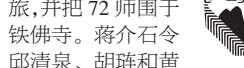
简平

知道母亲有过这样的意愿，但我根本没有上心，我以为真到了那一步，就由不得她自己了。所以，母亲此刻的执著让我非常震撼。我问母亲，如果你现在回去，你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会了吗？母亲说，我只要一回到家，立刻就定心了，立刻就能躺下来了。我又问，如果你回家时，在车里躺不下来，只能坐着，你坐得动吗？母亲用坚定的口气说，坐得动。

我听后，立刻明白应该选择什么才是正确的了。我相信，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母亲是会拼尽全力的。于是，我对母亲说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去，我们一定都听你的，让你满意，我们会一一满足你的心愿。母亲连声说好的好的。这时，我的妹妹闻听这样的决定，泪如雨下。

凌晨1时30分，朋友的面包车抵达医院，我们先将车子里的座椅拆掉，然后用推床将依然打着点滴的母亲推到楼前。当母亲被送入车内的时候，她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。真的就像母亲自己所说，她一到家就平躺了下来。后来，母亲坚持着要我们拆除最后的两根输液管，一根是维持血压的，一根是补充营养的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一旦拆除，那母亲的生命也就终止了。我们当然不忍心，不舍得。母亲安慰我们说，你们不是希望我不要有痛苦吗，所以，我能走得越早越好；母亲还说其实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我们一刻也不离开母亲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抚摸着她的脸庞和头发，直到听不见她的呼吸。

我想，只有真正热爱生活、珍视生命的人才会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，并主宰自己生命的归宿和方向。不一样的母亲一直说她心满意足，这应是蕴含了她在人生中按着自己的意愿，一次次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，永不慌乱，从不冷漠，她将这看作是最完美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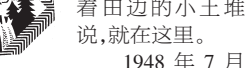


母亲病重的时候，我们将她送去了医院，还想方设法让她住进了急诊病房。我们稍稍放下心来，以为这里设备齐全，医护人员始终都在工作状态，病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。我们对母亲说，这里要医生有医生，要设备有设备，救治条件完善，你就在这里安心医治好了。虽然经过输液，母亲退烧了，血压也已回升，但她在看到自己的检查报告后，得知肝功能已经衰竭，于是，出人意料地提出办理出院手续，这让我们很是惊讶。别的病人病重时，总是想着能去住院，但母亲偏偏与别人不一样，她认为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后，应该放弃无谓的抢救，回到家里，在亲人的陪伴下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可是，我们没有同意。

不日，母亲的病情急转而下，再度高烧，没有小便，黄疸增加，血小板锐减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。母亲浑身难受，既不能躺，也不能坐，整个人趴在病床前头翻下来的用餐架上。她把我们叫到身边，要求即刻回家。她说，我知道自己情况不好了，但我不愿意这样待在医院里，我不害怕什么的，我活得心满意足，现在只想回家去。我们不断地宽慰她，但母亲却越喊越响：“我要回去！我要回去！”我们听了，揪心之至，但我们三兄妹觉得谁也做不了这样的决定，我们还是认为应待在医院，这里有所有的抢救设施，一切都可以应对。

时间已经入晚。已经一整天趴在用餐盖上，叫着要回去的母亲显然已精疲力竭，但她就是躺不下来。她说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去，我在这里一刻也静不下来，这有什么好的！我们心想，我们只是按照通常一般人的做法，觉得病人在医院里才是最稳妥的。突然，母亲跟我们说，我是写过遗嘱的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当病危的时候，不要插管，不要浪费医疗资源，不要用仪器来维持生命，离开医院，在家里安静地离去。虽说之前我



超市购物，最后一个程序是通过收银台。面对收银台前好几个长长的队伍，到底如何选择站队，跟在哪个队伍后面也需要动用眼力来判断。

首先是看队伍长短。这一条最为直观，人人明白，毋需多言。

其次要看购物多少。队伍虽长，但队伍中的顾客购物少，“通关”速度未必慢。队伍虽短，但顾客购物车里塞满东西，速度自然快不起来。

除此之外，还要看动作快慢。收银员业务熟练动作快，顾客“通关”就快，反之亦然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女性收银员的速度通常要比男性收银员快一些。

最后是看支付方式。队伍中用现金支付的多，收银员要点钱、找零和检验纸币真伪等，速度就慢。如多为微信支付、支付宝、还有各种支付卡等，通过速度就快。不过，这一点在选择站队时是无法直接考证的，总不能直接问人家怎么付款，弄不好会被误认为“居心不良”，只好采用间接法——看顾客的年龄。一般来说，老年人多的队伍，货币支付较多；年轻人多的队伍，大都直接拿出手机扫一扫。

当然，也有“人算不如天算”的情况。本来还在队伍末尾，忽然旁边原先竖着“暂停”牌子的收银台开始重新工作了，就有可能实现“弯道超车”，一下子由“屈居末尾”变成“名列前茅”，这就与上述几种情况都不搭界了。

另外，如今有些超市已经开设了自助收银通道，遇到不会使用的顾客超市还会安排专人指导，不过，这一新生事物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人工收银。“传统”和“自助”两种收银形式，目前看还会共存，让不同的消费者各得其所。至于这一“一小步”是否能成为迈向无人超市的“一大步”，那就只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。

## 母与子（油画）



龙力游



## 与时俱进的收银台

王纪铨

谁知这种愿望越来越成了空想。直到1972年春父亲去世，全家也未能团聚。

1960年秋，失散多年的二哥也找回来了。那几年，我的父母供着4个中学生，这在乌盟农村是绝无仅有的。1961年夏我读完初一，一个人来北京做手术。伤口痊愈，母亲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顺义汽车站。我留着泪舍不得离开，但她还是含泪把我推上车。母亲说，把你留下了，你姐姐怎么办？二哥和你弟弟怎么办？妈再也没能力供给他们上学了。当汽车开动的一瞬，我忍不住大声喊着“妈妈”，母亲一人站在人群外，早已泪流满面。

由于父母的坚持，我们姐弟4人都读完了高中，有了一份工作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和弟弟又相继上了大学。母亲自始至终没有和父亲离婚，一个人孤苦艰难地度过了大半生，今天的人是不会理解的。然而，如果没有父母的巨大牺牲，不知道还会有我们的今天……

妈妈似乎有用不完的好心情，像个无忧无虑的超龄小公主，她的身体里应该装了个异常轻盈的灵魂。

## 不一样的母亲

责编：殷健灵

## 母亲的牺牲精神

邓乃刚

母亲更关注我们的学习，连续十多年为我们订了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，姐姐上初中后，又订了《人民文学》。我上四五年级时，就已读了《林海雪原》《水浒传》等十多本书。这些杂志和书，都是母亲按时寄来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今天能给报刊写点文章，是因为这些书籍一直伴随我到高中毕业。

那时，母亲也曾想过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弄来，但也只是想想而已。随着进京户口的收紧，若全家回来，没有户口，爸爸找不到工作，也没有住房，靠妈妈一个人绝对不行。母亲只想着将来情况好了，把全家都弄回来，

## 十日谈

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：殷健灵